



“黄漂” 漂进重庆美术馆

“Huang rovers” in Chong Qing Art Gallery

□李芳 陈刚 刘涛 Li Fang Chen Gang Liu Tao

If the life style of “Huang rover” was a kind of tramping, this tramping has too much uncertainty; if this uncertainty is a great excuse, the excuse is that tramping itself realize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mood survival. “Huang rover” has become a tramping view, because the most beautiful view is always in the next stop.

如果说“黄漂”群体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漂泊，那么这种漂泊带有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如果说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个美妙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便是“漂泊”本身实现了现身情态生存可能性的交流，成为了诗性话语的特别目标。因为，最佳的风景总在“下一站”，于是，“黄漂”成为了一种“漂”着的风景。

黄桷坪作为“黄漂”们的创作基地，如今是一个都市化建设和乡村遗留风貌同时并存的地方，不同的思想意识、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意识在这里酝酿、交集、碰撞，从而催生出一个全新的视觉世界、社会公共及私人空间的精神景观。对于黄漂新锐创作群体而言，这里不仅仅是他们艺术实践的舞台，也是生存的背景。“黄漂”们以新生活方式、新奇别致的自我表现和艺术探索，不断充实和刷新着艺术的鲜活潮流。

“黄漂漂进美术馆”的参展艺术家相当一部分是黄漂新锐创作群体，他们更倾向于对经济原型和艺术生态的深层心理和语义模式进行重读和自省，以寻求现世美学和身份的确定性建构，使艺术表现为对社会型表象的心理视觉的模本采集及自我生态的信息传递。比如，以陈鑫、陈颖、冯建平、罗振鸿、孙珂、张翊、张春涛等为代表的一类艺术家，他们的视觉图像是对于社会型表象的心理视觉模本的采集；以何伟、胡宾、顾桃、金罡、马健卫、朱忠鸿等艺术家则将视觉语言锁定在自我生态的信息传递。

首先，在对于社会型表象的心理视觉模本采集的一类艺术家作品中，他们对社会投之以关注的目光，提取生存背景的要素，将其作为摹写参照的样本。

陈正乾和易铃人纳入了黄桷坪的特有元素，具有强识别性。其中，黄桷坪的地标式风景——江畔和两个电厂烟囱在陈正乾的《黄桷印象》中十分明确，原色的画面色彩效果明快鲜

艳，和现实中的黄桷坪颜色产生了背离，理想中的色彩和现实中的生存背景的结合恰恰正是他寻求艺术语言的出口；易铃人的《老刘外传》以历史演义的方式，将身处“棒棒”这样一个劳动群体中的老刘作为创作题材进行描述。

罗振鸿、孙珂、王冕出自于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同一届，他们的雕塑具有相似点：作品对象和审美趣味富有强烈的当代性，这与全球化背景和视觉文化时代纷繁芜杂的图像来源不无关联。罗振鸿的《小人儿》系列强调幽默、调侃，将日常生活中的商人、学生娃、矿工、警察、健美先生等统一为整齐划一的姿态——小小的身体、高扬的脑袋显露出艺术家的微观身体政治学；孙珂的作品《诸是人非》富有调侃性，一头刺有文身的、昂首的肥猪步履轻盈，蹄尖踏在一个趴着的女人体的臀部上作飞驰状，这种形态与汉代《马踏飞燕》相同，具有颠覆式的再文本性；《NEW YORK 40° 41' 2" N, 74° 2' 22" W》是王冕对于《西游记》的超文本记叙，四位主人公仿佛来自网络游戏的主角，盔甲、肌肉、伤痕、凶煞的面孔具有着叙事虚构层面的实验性，视觉形象的仿真经验透出一种后历史感。

其次，城市化改变着人们的气质和精神面貌，城市的青年时尚文化和自我观照也赋予按理性原则建构的城市丛林以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灵性，以自我生态信息传递为主的一类艺术家由此书写着自己的心灵图像，实施着或寓形于其中或移形于之外的自我观照。

何伟的作品让我不由地想起了日本知名艺术家奈良美智的绘画，因为他们都将一个大头小孩作为贯穿作品的主线，这样一个频繁在场的主体人物都具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复杂面部表情。一直以来，何伟的主人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来看这个世界，艺术家在绘画中混合了幻想和现实，并以整体的造型、艰涩的叙述方式、飘忽的色彩形成自己的图像特征。

不论是对社会型表象的心理视觉的模本采集，亦或是自我生态的信息传递，黄漂新锐创作群体在以自己的生存背景为依托，以自我观照的形象为载体，以新鲜的视觉语言为表述方式，实施着自身对于城市化各个层面的关照和思考，来拓展当代艺术的可能性。他们在不断探索和找寻着自己的美学根基，并将自己对于概念的重新理解积淀为个人的艺术语言，转载为连续的心理历程。

他们的生活状态虽然是“漂”着的风景，但其艺术的征途上却拥有着一路的旖旎风光。“不要急着赶风景，因为前面等待你的永远是风景，最妙的时间闪烁于路途……”我想，这句话最适用于正在努力创作的“黄漂”们。（李芳）

大抵在90年代初期，四川美术学院所在地黄桷坪出现了一个新的艺术创作群体，他们几乎没有固定社会工作和收入，坚持艺术创作，具备专业美术学院的良好基础训练。他们是一颗颗艺术的种子，“漂流”在黄桷坪，不知什么时候起，一个和“北漂”相对应的名称赋予了这一特殊的群落，他们被称为“黄漂”。

前些年和黄漂有关的各种小型展览及活动不胜枚举，

游离于体制边缘处江湖之远的黄漂，据说还成为了社会学家的研究个案，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和501艺术基地以及11间工作室的风生水起使黄漂艺术家们找到了组织，并客观上促进了黄漂艺术家的质和量空前壮大。如今，要谈论西南的艺术创作，除了美院的院校创作力量，不得不提的便是黄漂这一职业艺术家群落。

2007年10月15日，首届黄漂职业艺术家作品展在重庆美术馆拉开帷幕，整个黄漂展就是美院嫡系队伍创作水平的第一次集中亮相，参展的六十余位艺术家全部和四川美术学院有着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或毕业于此，或进修于此，或附中曾就读于此，与其说是招安，不如说是美术学院自己滋养的枝芽在园子旁边茁壮成长并慢慢开花的结果。（陈刚）

往往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以罗中立、张晓刚、叶永青为代表年轻教师坚持对艺术的追求，坚持创作的榜样一直激励着“黄漂”。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对艺术各种想法，交流在创作时的感受和所遇到的技术难题。你帮我带，大家对艺术有了进一步地认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陈文波、何森相继离开黄桷坪，但在黄桷坪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他们的痕迹，在黄桷坪存在的物体都见证着他们艺术历程中点点滴滴。现在的他们已是当代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黄桷坪，但他们曾经在过，这就会继续激励着一批批在黄桷坪追梦的人。

……现在已经毕业的学生，也加入了黄漂的行列，无论是在架上还是在材料方面继续着探索。

相信，在黄桷坪榜样的力量也会一代代流传下去，续写这一段段的历史。（刘涛）

If the life style of “Huang rover” was a kind of tramping, this tramping has too much uncertainty; if this uncertainty is a great excuse, the excuse is that tramping itself realize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mood survival. “Huang rover” has become a tramping view, because the most beautiful view is always in the next stop.

- #1 夜之一 布面油画 2005 曾庆国
- #2 春梦1 摄影 2003年 李勇
- #3 THEATER3 剧场 摄影 任前
- #4 破坏者2 布面油画 何伟
- #5 游山玩水NO.2 布面油画 2007 傅翔翔
- #6 夏夜的最后一场化妆舞会 丙烯 高琪
- #7 瓶花 2007 国画 汪玉砚
- #8 珠 油画 2007 周楠
- #9 孤独的房子 油画 2007 小杨